

茅盾文集

四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茅 盾 文 集

第 四 卷

■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■

书号 766 字数 229,000 开本 850×1168 纸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3}{16}$ 插页 2

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12001—15000册

定价 (3) 1.80元

第四卷說明

本卷收入《多角关系》、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两部小說。

《多角关系》初版于1937年5月。

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写于1939年，以《你往哪里跑》为题，連載于香港出版的《立报》副刊《言林》，初版于1945年4月。

以上两部小說，是根据过去生活、文光書店出版的版本，并經作者校訂后編入的。



第四卷目录

多角关系 1

第一阶段的故事..... 125

新版的后记 379

多角关系

“嘘嘘！有人来了！——噯，討厭！你——文靜一點不好么？”

和這說話聲音同時，東邊窗的白綢窗幔上兩個人頭影子也就分開。

高跟鞋闐闐地响了几下。影子中間的一個——像一個鳥窠的，移到那白綢窗幔的左邊去了，掙了几掙，終於留半個在幔邊上，却換成側影：朝天鼻子底下張開着兩片薄嘴唇。隨後是吃吃的一串笑音。

白綢窗幔的正中有一個壽桃式的影子，一只黑手移到那“壽桃”上，搔了兩搔。

然後“壽桃”影子像一個足球似的，也滾到窗幔的左邊去。一團黑影的跳動。末了，窗幔上一片白。

西邊的窗沒有拉上綢幔。斜射的太陽光發狠地晒着。好太陽！這半西式的小書房里全是一片金黃色。頭髮像一個鳥窠的女子現在是背向着窗，站的姿勢像一個大寫的S字母；她伸出了右手的食指，指着前面說：

“不要！——噯，不能在這裡；人家走進走出的過路。——你給我乖乖地坐在那邊罷，不要只管想——動手

动脚。”

“哈哈！依你依你。其实要什么紧！”

寿桃头的男子說是这么說，却依然朝那S形的身段走上了一步。

“呸！屁話！你們那吊眼皮的陈媽，还有癩痢小王，都是賊眉賊眼的，一股賊腔，——嗯，你这地方真不好。”

“那么，就照刚才說的，到上海去玩一天；馬上就去！四点廿七分快車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啊哟！少见你这样性急的！”女的看手表，“三点廿分了，我还得回家去收拾收拾，——媽面前也总得撒个谎。哦，不行，我一件皮大衣叫裁縫去修改，还没改好。来不及！——今天总是来不及的！明天，后天。……又要过年了，爽性过了年再說吧。”

“你总是推三捱四，——皮大衣么，哦，我看见大街上一家鋪子里有一件，狸猫皮的，我和你馬上去买！还有一个鐘头呢，怎么来不及！”

男的說着，便又走上半步，用一个很熟練的姿势伸出右臂去挽住了S形的中段，同时把他那寿桃头靠到蓬蓬松松的“烏窠”旁边。这回，女的却不担心被人看見，斜过眼波去朝男的脸上一溜，嘴里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哦，那一件狸猫皮的么？——样子不好。”

太陽光忽然淡了一点。窗外的树叶子瑟瑟地作响。

男的上身一扭，将一条左臂也围到了女的腰間；两张脸正对了，男的脸只管逼过去，一面說：

“你穿上就好看！你是什么都好看！”

“喔唷唷！不要灌米湯了——”

女的脸上像紅了一下，眼光避开，脸一偏，男子的嘴唇啄了一个空，同时女的用一只手托住了男的下巴，歪着头，格格地笑起来。

“好人！月娥！好——”男的低声叫着。但是女的一挣身就滑出了男子的拥抱，飞快地跑到門边，一手拉着門上的鎖柄，回头朝男子笑着說：

“再会，唐——再会，过几天我来拜年。”

这时男的也搶步上来，嘴里哀求似的叫着“月——月。”女的似乎怕被他捉住，便一跳跳在一张大沙發的背后，上身靠在那沙發的背脊上，一对烏溜溜的眼睛望着那男子，噘起了人工的紅嘴唇，摆出一脸的娇嗔来：

“对你說，文靜点，文靜点——你就坐在这里，我們規規矩矩說話。”

“那么四点廿七分的快車？”

男的似乎也覺得此时此地大概难以如願，就坐在那沙發里，欠轉着上身，脸对着女的臉說。女的笑着，不回答。男的把两手撑在沙發臂上，把上身再撐高一点，用了恳求的口吻：

“月娥，好妹妹！四点廿七分的快車罢！皮大衣，就买了那一件狸猫皮的。”

“噯，纏死人了！——那一件，样子不好看，——此地不会有好的，——要好的，到上海去买。可是，可

是，……”

“这容易得很呀！四点廿七分去，七点鐘你就有了。”

男的赶快接口，就摸出表来看。女的咬着嘴唇笑了笑，居然伸下一只手去捏住了男的左手，低声說：

“那么，你打算住几天？”

男的全身一跳，——也不知是这句话的效力呢，还是那只手的效力，总之是两样都有一点；特别是手，此时竟和平时不同，像有电，把男的身体酥麻了半边。他恍恍惚惚回答道：

“随你喜欢，你打算住几天就住几天。”

“哦——上海呢，住一天也够了；买大衣再买点别的，——有一种新式的女人用的挂表，我好像见过广告，很中意；买买东西，一天也够了，上海也没有什么很好玩的，我們轉杭州去多玩几天；——人家过新年，都到杭州去玩，賞賞梅花，——新年里我还没有到杭州去过。”

“好！你的打算真出色！”

男的高兴得跳起来，一翻身就隔着沙發扑过去；然而太猛了，那沙發脚下的滾輪又很灵活，女的身体一闪，那沙發就走了过去，男的险些兒跌一交。

女的掌不住格格地笑了，一边笑，一边又說：

“要是你沒有那么多工夫，到上海买了东西，当天夜車也可以回来。”

“有工夫！有，有！”男的沒口的叫了起来。他伸手到口袋里想掏出一塊手帕来扑衣上的灰塵，忽然有一个东西

在他的心头一闪，他忍不住便“呀”了一声。他工夫是有的，錢却不多；照那样的买东西再作“十日之欢”，他現在的錢袋是無法应付的。真是不凑巧，月娥这“提議”早两礼拜来就不用他發急了。然而他还能够只在心里着急，他赶快順着那“呀”的一声轉口說道：

“呀——那么，那么，还是趁九点四十六分的特別快車罢。打算多玩几天，你得收拾收拾；我，我也有点小事情要先去接洽。”

他这时倒真文靜一点了，两手插在褲袋里，定睛朝女的看。然而这不是“看”，这是人有心事时候的發呆。女的立刻觉得了，这却輪到她在心里着急。她觉得皮大衣呀，新式的表呀，还有許多好看好玩的，都从她手縫中滑掉了，飞去了。她看着自己手上的紅指甲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一开口，他就支支吾吾的；哼！”但是她还想探一探。她繞过沙發，走到男的面前，輕輕拉住了他的手，微笑着說：

“可不是，我知道你沒有工夫，跑不开；过了年罢——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你听我告訴你呀——”

男的脸都漲紅了，拉着女的同坐在那大沙發里，把女的一只手合在他的两片手掌中輕輕地搓着，似乎竭力定了定心，这才看着女的脸上說：

“我要去接洽的一点小事情，就是錢。我身边不多，一百塊光景，这够什么用；——我，我再去弄点来，舒舒服服玩几天。”

女的笑了，暗暗松一口气；这几句話，一字一字她听

着受用得很。她知道这不是假的。她知道这个虽然颇为荒唐然而并不滑头的唐少爷，逃不出她的手掌心的。

“哦——何必。等你有了，我們再約日子不好么？”

她故意这么輕輕說，把一个蓬蓬松松的头貼着男的脸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！今天就是今天。”男的像是对了菩薩發誓。“我刚才知道，老头子是昨天夜里夜車来了的；此刻不在家，回头他回来，我就向他要；——快要过年了，此地的开銷，四五百是少不了的；我这样說，不怕他不給。”

“日后对穿了，你可要挨罵呵！”

女的带笑說，說了又笑，手掩着口，直笑得把一个头鑽在男的胸前。男的低下头去，也笑着。可是女的头拨不轉来，突然她朝上露出半个脸来，那半个脸还在笑，男的脸就赶快落下去。格格格——女的笑得似乎轉不过气来。慕然她跳了起来，跑开一步，紅着脸，瞟了男的一眼，就掠掠头髮輕声說：

“我要回去收拾收拾了。几点鐘，車站上？”

“八点鐘——嗯，八点鐘你再到这里来，好么？”

“不来了，这里不来了。你們的陈媽和小王全是鬼鬼祟祟的。”

“那么，車站上罢。不过，不过，——”

女的又覺得有点不对了，高跟皮鞋不耐煩地閤閤地敲着地板。男的走下一步，像犯人似的吞吞吐吐說：

“不过——没有什么。就只怕八点以前老头子还没回

来——”

“喔喔，真討厭！”女的把头一扭，釘着男的看了一眼，可是到底笑了一笑說，“那么，七点罢；七点鐘我在公园里听你的回音。”

男的还想說什么，可是女的抿着嘴笑了笑，飞給他一吻，就閣閣閣地走了。

二

这位姓唐的青年，叫做慎卿，二十来岁。他的父亲近来常说他的尖下巴不像“福相”，但是他的母亲却中意了他的尖下巴上面有敞开的额角和平圆的头顶——所以是“寿桃头”，而“寿桃头”据说是一世吃着不愁的。

唐太太的“相法”也许是对的。因为唐慎卿的父亲近八九年来的确把祖传的家业扩充了好几倍；虽然没有经过会计师的正式核算，登报告白，但好事之徒喜欢代为估计，得表如下：

人欠：租米（本年份——民国廿三年的，以及去年前年的陈租），约计三千五百担，合洋二万余元。

应收的房租（连上海的市房也在内），一万二千元。

呆账（主要是五年前放出去的），连复利应作二万三千八百元计。

贷款（已经倒掉的不算），四万元左右。

欠人：银行及钱庄到期押款，合共十六万元（本年份利息未清）。

到期空头支票（内有十分之八是付给王乐记营造厂

的)，一万二千元左右。

华光織綢厂名义所出期票（內轉期者二萬元，將到期者五萬元），他名下應攤認的約一万四千元。

华光厂所借押款（他名下應攤認的），二万五千元左右。

华光厂所欠客家保證金（他名下應攤認的），一万八千元左右。

交易所經紀人处（上月新欠証金），二万四千元。

华光厂欠付工友薪水（他名下應攤認的），八千六百元左右。

华光厂失業工友遣散費（他和別的股東都尚未承認），約計六千元。

立大當舖（本年端陽节收歇）未付散戶存款（他名下應攤之數），約一万二千元。（此款他已經肯認二成，但須分期無利拔还。）

资产：良田一千余亩，約計四萬元（照上年田价）。

市房（本地的和上海的），連地皮，約計三十萬元。（內上海房产地价暫依一九三〇年工部局估价八折計算，应合洋二十三万許。）

祖遺住宅一所，約值二萬元。

上海公館一座（連地皮），約值三万數千元。

华光厂机器生財（估价二十五萬元），他可攤得五分之一。

华光厂存貨（估价十六萬元），他可攤得五分之一。

家具汽車古玩字畫等等，約共值三万余元。

現款——數目不明。

(附注) 大太太和姨太太的私蓄，有人說是十萬光景，有人說是六七萬，應作別論，不在本表範圍之內。

唐慎卿對於自己家裡的經濟情形，雖不及外邊的好事之徒估計得那麼清楚，可是他很覺得他的那些酒肉朋友恭維他的話語不是一頂高帽子。大約是一年前罷，他寫出第一張“待父天年”的借據時，那位借錢給他的趙歪嘴就拍着他的肩膀說：“照老兄這樣家當，一年化上這麼一萬八千，真也不算什麼一回事；尊大人實在太精明了。”唐慎卿也覺得他的父親當真不像樣；去年只許他化了二千多，今年連一千也不滿。而且大概也是老頭子在外面有過“聲明”罷，所以今年他連“待父天年”的款子也借不到。

現在，他有四五百元的急用，也只能向他父親討。

他看手表，還只有三點三十五分。他望着窗外，太陽光似乎特別金黃，園子裡的兩棵山茶花特別紅；天氣暖和得跟春三月相仿。他打了個呵欠，往沙發上一躺，但是立即又跳起來，跑到書房外的過道口叫道：

“小王，小王！老爺回來了麼？”

可是他一看見小王的癩痢頭慢吞吞地從客廳外的台階升上來，他就改口道：

“老爺一回來，你就來告訴我！不要忘記！”

他再打一個呵欠，就縮進書房里躺在沙發上，閉了眼睛。他先在肚子裡打稿子；回頭父親回來了時，指什麼用途開口要錢呢？店賬麼？不妥。店賬向來歸家里的賬房先